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七侠五义



〔清〕石玉昆 著

人民
文学
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七侠五义

〔清〕石玉昆 著
田 荣 注



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主编：贾三强 周嘉向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七侠五义

〔清〕石玉昆 著

田荣 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永惠彩色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6.75印张 10插页 600千字

1995年3月第1版 2000年7月第3次印刷

印数：20,001—25,000

ISBN7-80605-094-9/I·55

定价：（上下册）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10523）

目 录

第 一 回	据正史翻龙图公案 借包公领侠义全书	 (1)
第 二 回	奎星兆梦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难	 (13)
第 三 回	金龙寺英雄初救难 隐逸村狐狸三报恩	 (22)
第 四 回	除妖魅包文正联姻 受皇恩定远县赴任	 (32)
第 五 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乌盆诉苦别古鸣冤	 (41)
第 六 回	罢官职逢义士高僧 应龙图审冤魂怨鬼	 (53)
第 七 回	行古今盆完婚淑女 收公孙策密访奸人	 (61)
第 八 回	救义仆除凶铁仙观 访疑案得线七里村	 (68)
第 九 回	断奇冤奏参封学士 造御刑查赈赴陈州	 (76)
第 十 回	买猪首书生遭横祸 扮花子勇士获贼人	 (84)
第 十 一 回	审叶阡儿包公断案 遇杨婆子侠客挥金	 (92)
第 十 二 回	展义士巧换藏春酒 庞奸侯设计软红堂	 (100)

第十三回	安平镇五鼠单行义 苗家集双侠对分金	(106)
第十四回	小包兴偷试游仙枕 勇熊飞助擒安乐侯	(112)
第十五回	斩庞昱初试龙头铡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	(118)
第十六回	学士怀忠假言认母 夫人尽孝祈露医睛	(125)
第十七回	开封府总管参包相 南清宫太后认狄妃	(131)
第十八回	奏沉痾仁宗认国母 宣密诏良相审郭槐	(139)
第十九回	巧取供单郭槐受戮 明颁诏旨李后还宫	(146)
第二十回	受魘魔忠良遭大难 杀妖道豪杰立奇功	(153)
第二十一回	掷人头南侠惊佞党 除邪祟学士审虔婆	(160)
第二十二回	金銮殿包相参太师 耀武楼南侠封护卫	(166)
第二十三回	洪义赠金夫妻遭变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173)
第二十四回	受乱棍范状元疯癫 贪多杯屈胡子丧命	(180)
第二十五回	白氏还魂阳差阴错 屈申附体醉死梦生	(187)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贤愚立判 鉴貌辨色男女不分	(194)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梦古镜还魂 仲禹抡元熊飞祭祖	 (201)
第二十八回	许约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细酒肆巧相逢	 (208)
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铺偷郑新 展熊飞湖亭会周老	 (215)
第三十回	济弱扶倾资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请南侠	 (222)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飞比剑定良姻 钻天鼠夺鱼甘赔罪	 (228)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仆颜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扬言	 (235)
第三十三回	真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试颜春敏	 (242)
第三十四回	定兰谱颜生识英雄 看鱼书柳老嫌寒士	 (249)
第三十五回	柳老赖婚狼心难测 冯生联句狗屁不通	 (256)
第三十六回	园内赠金丫鬟丧命 厅前盗尸恶仆忘恩	 (262)
第三十七回	小姐还魂牛儿遭报 幼童侍主侠士挥金	 (268)
第三十八回	替主鸣冤拦舆告状 因朋涉险寄柬留刀	 (275)
第三十九回	铡斩君衡书生开罪 石惊赵虎侠客争锋	 (282)
第四十回	思寻盟弟遣使三雄 欲盗赃金纠合五义	 (289)

第四十一回	忠烈题诗郭安丧命 开封奉旨赵虎乔妆	 (296)
第四十二回	以假为真误拿要犯 将差就错巧讯赃金	 (302)
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污羊脂玉秽 大师口臭美妾身亡	 (308)
第四十四回	花神庙英雄救难女 开封府众义露真名	 (315)
第四十五回	义释卢方史丹抵命 误伤马汉徐庆被擒	 (323)
第四十六回	设谋诓药气走韩彰 遣兴济贫忻逢赵庆	 (329)
第四十七回	错递呈权奸施毒计 巧结案公子辨奇冤	 (335)
第四十八回	访奸人假公子正法 贬佞党真义士面君	 (343)
第四十九回	金殿试艺三鼠封官 佛门递呈双鸟告状	 (349)
第五十回	彻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宝	 (355)
第五十一回	寻猛虎双雄陷深坑 获凶徒三贼归平县	 (362)
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许婚方老丈 投书信多亏宁婆娘	 (371)
第五十三回	蒋义士二上翠云峰 展南侠初到陷空岛	 (378)
第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侠逢郭老 芦花荡北岸获胡奇	 (385)

第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蛳轩 设机谋夜投蚯蚓岭	 (392)
第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离通天窟 获三宝惊走白玉堂	 (400)
第五十七回	独龙桥盟兄擒义弟 开封府恩相保贤豪	 (408)
第五十八回	锦毛鼠龙楼封护卫 邓九如饭店遇恩星	 (417)
第五十九回	倪生赏银包兴进县 金令赠马九如来京	 (424)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马刚 丁兆兰无心遇莽汉	 (431)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饮酒逢土棍 卞家瞳偷银惊恶徒	 (439)
第六十二回	遇拐带松林救巧姐 寻奸淫铁岭战花冲	 (445)
第六十三回	救莽汉暗刺吴道成 寻盟兄巧逢桑花镇	 (452)
第六十四回	论前情感化彻地鼠 观古迹游赏诛龙桥	 (459)
第六十五回	北侠探奇毫无情趣 花蝶隐迹别有心机	 (465)
第六十六回	盗珠灯花蝶遭擒获 救恶贼张华窃负逃	 (471)
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敌邓车 蒋泽长桥下擒花蝶	 (477)
第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双侠饯行静修测字	 (484)

第六十九回	杜雍课读侍妾调奸 秦昌陪罪丫鬟丧命	 (489)
第七十回	秦员外无辞甘认罪 金琴堂有计立明冤	 (495)
第七十一回	杨芳怀忠彼此见礼 继祖尽孝母子相逢	 (503)
第七十二回	认明师学艺招贤馆 查恶棍私访霸王庄	 (510)
第七十三回	恶姚成识破旧伙计 美绛贞私放新黄堂	 (517)
第七十四回	淫方貂误救朱烈女 贪贺豹狭逢紫髯伯	 (524)
第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难 黑妖狐牢内暗杀奸	 (532)
第七十六回	割帐绦北侠擒恶霸 对莲瓣太守定良缘	 (539)
第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师 白护卫乔妆逢侠客	 (546)
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艺高服五鼠 白玉堂气短拜双雄	 (553)
第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计盗珠冠 裴老仆改装扮难叟	 (561)
第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认方向高树捉猴狲	 (568)
第八十一回	盗御冠交托丁兆蕙 拦相轿出首马朝贤	 (576)
第八十二回	试御刑小侠经初审 遵钦命内宦会五堂	 (582)

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灵性巧 真赃实犯理短情屈	 (589)
第八十四回	复原职倪继祖成亲 观水灾白玉堂捉怪	 (596)
第八十五回	公孙策探水遇毛生 蒋泽长沿湖逢邬寇	 (603)
第八十六回	按图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贪杯叔侄会面	 (611)
第八十七回	为知己三雄访沙龙 因救人四义撇艾虎	 (617)
第八十八回	抢鱼夺酒少弟拜兄 谈文论诗老翁择婿	 (624)
第八十九回	憨锦笈暗藏白玉钗 痴佳蕙遣失紫金坠	 (631)
第九十回	避严亲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638)
第九十一回	死里生千金认张立 苦中乐小侠服史云	 (645)
第九十二回	小侠挥金贪杯大醉 老葛抢雉惹祸着伤	 (653)
第九十三回	辞绿鸭渔猎同合伙 归卧虎姊妹共谈心	 (659)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寻师觅父 小人得志断义绝情	 (665)
第九十五回	暗昧人偏遭暗昧害 豪侠客每动豪侠心	 (673)
第九十六回	连升店差役拿书生 翠芳塘县官验醉鬼	 (680)

第九十七回	长沙府施俊纳丫鬟 黑狼山金辉逢盗寇	 (687)
第九十八回	沙龙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运筹弟兄奋勇	 (694)
第九十九回	见牡丹金辉深后悔 提艾虎焦赤践前言	 (700)
第一百回	探形踪王府遣刺客 赶道路酒楼问书童	 (707)
第一百一回	两个千金真假已辨 一双刺客妍媸自分	 (714)
第一百二回	锦毛鼠初探冲霄楼 黑妖狐重到铜网阵	 (721)
第一百三回	巡按府气走白玉堂 逆水泉搜求黄金印	 (728)
第一百四回	救村妇刘立保泄机 遇豪杰陈起望探信	 (735)
第一百五回	三探冲霄玉堂遭害 一封印信赵爵担惊	 (741)
第一百六回	公孙先生假扮按院 神手大圣暗中机谋	 (747)
第一百七回	愣徐庆拜求展熊飞 病蒋平指引陈起望	 (754)
第一百八回	图财害命旅店营生 相女配夫闺阁本分	 (760)
第一百九回	骗豪杰贪婪一万两 作媒妁识认二千金	 (767)
第一百十回	陷御猫削城入水面 救三鼠盗骨上峰头	 (773)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饮酒逢土棍 卞家疔偷银惊恶徒

且说欧阳爷、丁大爷在庙中彼此闲谈。北侠说：“逢场作戏，其中还有好处。”丁大爷问道：“其中有何好处？请教。”北侠道：“那马刚他既称孤道寡，不是没有权势之人。你若明明把他杀了，他若报官，说他家员外被盜寇持械戕命^①，这地方官怎样办法？何况又有他叔叔马朝贤在朝，再连催几套文书，这不是要地方官纱帽么？如今改了面目将他除却，这些姬妾妇人之见，她岂不又有枝添叶儿，必说这妖怪青脸红发，来去无踪，将马刚之头取去。况还有个胖妾吓倒，她的痰向上来，十胖九虚，必也丧命。人家不说她是痰，必说是被妖怪吸了魂魄去了。他纵然报官，你家出了妖怪，叫地方官也是没法的事。贤弟想想，这不是好处么？”丁大爷听了，越想越是，不由地赞不绝口。二人闲谈多时，略为歇息，天已大亮。与了瘸道香资，二人出庙。丁大爷务必请北侠同上茱花村暂住几日，俟临期再同上灶君祠会齐，访拿花冲。北侠原是无牵挂之人，不能推辞，同上茱花村去了。这且不言。

单说二员外韩彰自离了汤团铺，竟奔杭州而来。沿路行去，闻得往来行人尽皆笑说，以“花蝶设誓”当做骂话。韩二爷听不明白，又不知花蝶为谁。一时腹中饥饿，见前面松林内酒幌儿，高悬

一个小小红葫芦，因此步入林中。见周围芦苇的花幢，满架的扁豆秧儿，正当秋令，豆花盛开。地下有种着些儿草花，颇颇有趣。来到门前，上悬一匾，写着“大夫居”三字。韩爷进了门。前院中有两张高桌，却又铺着几领芦席，设着矮座。那边草房三间，有个老者在那里打盹。

韩爷看了一番光景，正惬心怀，便咳嗽一声。那老者猛然惊醒，拿了代手前来，问道：“客官吃酒么？”韩爷道：“你这里有什么酒？”老者笑道：“乡居野况，无甚好酒，不过是白干烧酒。”韩爷道：“且暖一壶来。”老者去不多时，暖了一壶酒，外有四碟：一碟盐水豆儿，一碟豆腐干，一碟吹甬麻花，一碟薄脆。韩爷道：“还有什么吃食？”老者道：“没有别的，还有卤煮斜尖豆腐合热鸡蛋。”韩爷吩咐：“再暖一角酒来，一碟热鸡蛋，带点盐水儿来。”老者答应。刚要转身，见外面进来一人，年纪不过三旬，口中道：“豆老丈，快暖一角酒来，还有事呢。”老者道：“吓，庄大爷，往哪里去，这等忙？”那人叹道：“唉！从哪里说起！我的外甥女巧姐不见了。我姐姐哭哭啼啼叫我给姐夫送信去。”韩爷听了，便立起身来让坐。那人也让了三言两语。韩爷便把那人让至一处。那人甚是直爽，见老儿拿了酒来，他却道：“豆老丈，我有一事。适才见幢外有几只雏鸡，在那里刨食吃。我与你商量，你肯卖一只与我们下酒么？”豆老儿笑道：“那有什么呢。只要大爷多给几钱银就是。”那人道：“只管弄去，做成了，我给你二钱银子如何？”老者听说二钱银子，好生欢喜地去了。韩爷拦道：“兄台却又何必宰鸡呢。”那人道：“彼此有缘相遇，实是三生有幸；况我也当尽地主之谊。”说毕彼此就座，各展姓字^②。原来此人姓庄名致和，就在村前居住。韩爷道：“方才庄兄说还有要紧事，不是要给令亲送信呢么？不可因在下耽搁了工夫。”庄致和道：“韩兄放心。我还要在就近处访查

访查呢。就是今日赶急送信与舍亲，他也是没法子。莫若我先细细访访。”正说至此，只见外面进来了一人，口中嚷道：“老豆吓，咱弄一壶热热的。”他却一溜歪斜坐在那边桌上，脚登板凳，立愣着眼，瞅着这边。韩爷见这样形景，也不理他。

豆老儿拧着眉毛，端过酒去。那人摸了一摸，道：“不热呀，我要热热的。”豆老儿道：“狠热了吃不到嘴里，不该抱怨小老儿了。”那人道：“没事，没事，你只管烫去。”豆老儿只得从新烫了，道：“这可热得很了。”那人道：“热热得很好，你给我斟上凉着。”豆老儿道：“这是图什么呢？”那人道：“别管！大爷是这么个脾气儿。我且问你，有什么荤腥儿拿一点我吃。”豆老儿道：“我这里是大爷知道的，乡村铺儿那里讨荤腥来。无奈何，大爷将就些儿罢。”那人把醉眼一瞪，道：“大爷花钱，为什么将就呢？”说着话，就举起手来。豆老儿见势头不好，便躲开了。那人却趑趄地来至草房门前，一嗅，觉得一股香味扑鼻，便进了屋内。一看，见柴锅内煮着一只小鸡儿，又肥又嫩。他却说道：“好吓！现放着荤菜，你说没有。老豆，你可是猴儿拉稀，坏了肠子咧。”豆老儿忙道：“这是那二位客官花了二钱银子煮着自用的。大爷若要吃时，也花二钱银子，小老儿再与你煮一只就是了。”那人道：“什么二钱银子！大爷先吃了，你再给他们煮去。”说罢，拿过方盘来，将鸡从锅内捞出，端着往外就走。豆老儿在后面说道：“大爷不要如此，凡事有个先来后到。这如何使得！”那人道：“大爷是嘴急地等不得，叫他们等着去罢。”

他在这里说，韩爷在外面已听明白，登时怒气填胸，立起身来，走至那人跟前，抬腿将木盘一踢，连鸡带盘全合在那人脸上。鸡是刚出锅的，又搭着一肚子滚汤，只听那人“嗷呀”一声，撒了手，栽倒在地，登时满脸上犹如尿泡里串气儿，立刻开了一个果

子铺，满脸鼓起来了。韩爷还要上前，庄致和连忙拦住。韩爷气忿忿地坐下。那人却也知趣，这一烫，酒也醒了，自己想了一想，也不是理；又见韩爷的形景，估量着他不是个儿，站起身来就走，连说：“结咧，结咧！咱们再说再议。等着，等着！”搭讪着走了。这里庄致和将酒并鸡的银子会过。饶没吃成，反多与了豆老儿几分银子。劝着韩爷，一同出了大夫居。

这里，豆老儿将鸡捡起来，用清水将泥土洗了去，从新放在锅里煮了一个开，用冰盘捞出端在桌上，自己暖了一角酒，自言自语：“一饮一啄，各有分定。好好一只肥嫩小鸡儿，那二位不吃，却便宜老汉开斋。这是从哪里说起！”才待要吃，只见韩爷从外面又进来。豆老儿一见，连忙说道：“客官，鸡已熟了，酒已热了，好好放在这里。小老儿却没敢动，请客官自用罢。”韩爷笑道：“俺不吃了。俺且问你：方才那厮他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居住？”豆老儿道：“客官问他则甚？好鞋不粘臭狗屎，何必与他怄气呢！”韩爷道：“我不过知道他罢了，谁有工夫与他怄气呢。”豆老儿道：“客官不知，他父子家道殷实，极其悭吝，最是强梁。离此五里之遥，有一个卞家疃，就是他家。他爹爹名叫卞龙，自称是铁公鸡，乃刻薄成家，真是一毛儿不拔。若非怕自己饿死，连饭也是不吃。谁知他养的儿子更狠，就是方才那人，名叫卞虎。他自称外号癞皮象。他为什么起这个外号儿呢？一来是无毛可拔，二来他说当初他爹没来由，起手立起家业来，故此外号止于‘鸡’；他是生成的胎里红，外号儿必得大大地壮门面，故此称‘象’。又恐人家拿他当了秧子手儿③，因此又加上‘癞皮’二字，言其他是家传的吝啬，也不是好惹的。自从他父子如此，人人把个卞家疃改成‘扁加团’了。就是他来此吃酒，也是白吃白喝，尽赊帐，从来不知还钱。老汉又惹他不起，只好白填噪他罢了④。”韩爷又问道：“他那疃

里可有店房么？”豆老儿道：“他那里也不过是村庄，哪有店房。离他那里不足三里之遥，有个桑花镇，却有客寓。”

韩爷问明底细，执手别了豆老儿，竟奔桑花镇而来，找了寓所。到了晚间，夜阑人静，悄悄离了店房，来至卞家瞳。到了卞龙门前，跃墙而入，施展他飞檐走壁之能，爬伏在大房之上，偷睛往下观看。见个尖嘴缩腮的老头子，手托天平，在那里平银子。左平右平却不嫌费事，必要银子比砵码微低些方罢。共平了二百两，然后用纸包了四封，用绳子结好，又在上边打了花押，方命小童抱定，提着灯笼，往后面送去。他在那里收拾天平。

韩爷趁此机会，却溜下房来，在卡子门垛子边隐藏。小童刚迈门槛，韩爷将腿一伸，小童往前一扑，唧咕咚栽倒在地，灯笼也灭了。老头子在屋内高声言道：“怎么了？栽倒咧！”只见小童提着灭灯笼来对着了，说道：“刚迈门槛，不防就一交倒了。”老头子道：“小孩子家，你到底留神吓！这一栽，管保把包儿栽破，洒了银渣儿如何找寻呢？我不管，拿回来再平，倘若短少分两，我是要扣你的工钱的。”说着话，同小童来至卡子门，用灯一照，罢咧！连个纸包儿的影儿也不见了。老头子急得两眼冒火，小童儿慌得二目如灯，泪流满面。老头子暴躁道：“你将我的银子藏于何处了？快快拿出来！如不然，就活活要了你的命！”正说着，只见卞虎从后面出来，问明此事。小童哭诉一番。卞虎哪里肯信，将眼一瞪道：“好囚攘的⑤！人小鬼大，你竟敢弄这样的戏法！咱们且向前面说来。”说罢，拉了小童，卞龙反打灯笼在前引路，来至大房屋内。早见桌上用砵码压着个字帖儿，上面字有核桃大小，写道：“爷爷今夕路过汝家，知道你刻薄成家，广有金银，又兼俺盘费短少，暂借银四封，改日再还。不可诬赖好人。如不遵命，爷爷时常夜行此路，请自试爷爷的宝刀，免生后悔！”卞龙见了此帖，登时

浑身乱抖。卞虎将小童放了，也就发起怔来。父子二人无可奈何，只得忍着肚子疼，还是性命要紧，不敢声张，惟有小心而已。

要知后文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注释】

①戕(qiāng抢)命：害命。戕，杀害。②展：陈述，告诉。③秧子手儿：比喻不懂人情世故而常受欺骗的阔少爷。秧子，秧苗。④填噪：出于无奈而给予。⑤囚攘(nǎng囊)：骂人语。囚犯。